明史紀事本末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一)

谷應泰編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明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起兵
卷二　平定東南
卷三　太祖平漢
卷四　太祖平吳
卷五　方國珍降
卷六　太祖平閩
卷七

平定兩廣
卷八
北伐中原
卷九
略定秦晉
卷十
故元遺兵
卷十一
太祖平夏
卷十二
太祖平滇
卷十三
胡藍之獄
卷十四
開國規模

卷十五
削奪諸藩
卷十六
燕王起兵
卷十七
建文遜國
卷十八
壬午殉難
卷十九
開設貴州
卷二十
設立三衞
卷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三十
麓川之役
卷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四十
興復哈密

卷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四十二
宏治君臣

卷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四十四
寘鐇之叛

卷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四十六
平蜀盜
卷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五十
大禮議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五十三　誅岑猛
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六十　俺答封貢
卷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六十二　援朝鮮
卷六十三　平哱拜
卷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六十七
　爭國本
卷六十八
　三案
卷六十九
　平奢安
卷七十
　平徐鴻儒
卷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七十三
　脩明曆法
卷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八十
甲申殉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人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九月丙申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舁至山麓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嘗夜陷麻栗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爲朱公子　九月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時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據濠稱

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　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晝餽餉。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

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幷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弗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鬬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幷彭故部曲狼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爲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率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疏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即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鶉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即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爲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

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戍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爲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成兵旣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

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闢和陽城。諸將甃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紩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爲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醢。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甯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

適太祖騎從至。卽乞歸附。請爲先鋒。太祖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也。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險。然未入江。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旣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鎭。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爲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皋埜先驚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埜先被執太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因爲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

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與之子也埜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圖掎角窺太平　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鬱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集慶路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

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爲棺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塋紫衣視疾以至伽藍立琰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能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名世之器非夫羣雄草竊所能闇奸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廖嘉靳義禮葬福壽赴子與之難縱埜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衞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海牙於黃墩麾遇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略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爲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與舟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棊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眞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脈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卷二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盧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死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以鄧愈鎮守．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行丞相總督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爲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爲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爲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訪之．徐達等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寇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甯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甯國常遇春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甯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爲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耿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婺源元帥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爲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峪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豎寨於天甯州太

祖命諸將以襄陽礮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惔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路爲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卻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甯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參帷幄十二月師至蘭溪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城中守將各自爲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參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遏之其勢卽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亙天頃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晝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甯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許之甲申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帖木烈思石抹厚孫等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爲甯越府分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甯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甯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

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甯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卽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甯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甯越爲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甯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鈎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礮。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還甯越。尋改甯越爲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成擣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眞等屯樊

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鬬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戹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甯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鎭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飮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旣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

以溢琛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賢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己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甯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甯安處院判張斌脅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眞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絕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眞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眞所害縛在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眞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卽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賊環卒守之脅炎降炎

不屈。大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參政何文煇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行省參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

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聞王保保居汝甯。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五月。時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垻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幷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眞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爲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亙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林兒卒

於瓜步林兒爲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卒於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拓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眞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　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卽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寸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尙梗若稱大號未愜輿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爲三吳於越勢同蕞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略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輦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甯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伯顏不花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婺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城虛名別奉惑諸將之議正林兒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益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卽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卽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弩末乎

卷三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僞號也幷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

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常爲書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茲爲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己巳遣其黨趙普勝自縱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略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甯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破走之　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酉復池州擒僞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爲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　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

於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卽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甚城卜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饑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郜氏生子焯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郜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

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僞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撾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卽走未晚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爲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遊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僞約降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遣使賫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合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閽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

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閽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竝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竝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

州。大海率兵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爲同僉守之。七月。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于光單騎來歸。時安慶爲長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鬬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爲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九月。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平鎮。遏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尉王漢二幷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爲鄉道。秋八月。太祖決計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弒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主僭號。犯我近

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鳥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爲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爲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與國黃梅廣濟等處　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牀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略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

將餘千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僞蕭總管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時宗泰降非本意卽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爲旗反兵刼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爲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陳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悍有膽略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皆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艨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艨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

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濬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賊復攻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膂箭深入六寸拔出拊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

祖遣使命解圍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朱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陷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朱貴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己丑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卻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卻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敵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鞏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而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

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既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殞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船對泊瀦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竝起邇來中原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卻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與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涇江遁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驁悍爲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畫徐達等備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而中一矢鏃出腦後脅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人服其勇敵將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牀疾呼曰郭四爲我

殺賊英持鎗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尙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固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略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守之封陳理爲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玉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沖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曹信逯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

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時漢既平。熊天瑞尙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甯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僞漢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荆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戰且卻。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偸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斂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　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蠭發逐鹿之夫所在皆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竝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梟鷙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僞漢後取僞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閒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與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卽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卽斃之名實交喪忠勇竝失誠所謂揜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顯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旣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

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卷四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爲姦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脫脫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脫脫於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脫脫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至是復叛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

不悅。拘置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棚中槳死。宜興入於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卽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既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我師圍常州既久。敵衆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爲同僉總管。統兵守之。　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

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爲動徐令壯士披己胄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引去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己卯遂克泰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秋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僞帥欒瑞帥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欒瑞朱錠盡獲其海舟　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爲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馘載巨舟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士誠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於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

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爲所窘既降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　冬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既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獲不屈士誠囚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閒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二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卽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楨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

州。良及其弟楨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平章邵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寇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於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開道過鮑婆嶺。由碧鷄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肯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開道殲其援兵於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婺建。尋改建德爲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竝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賁聚

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隍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閒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礮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踩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　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於是徙省治於嚴酋徐司馬守金華　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於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閒入安豐　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

與懼殺知州欒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於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竝五指山築新城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爲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明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脅達識帖睦邇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兪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爲上言江浙丞相非士誠不可逼取符印幽達識於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脅普化帖睦邇爲請於元使爲眞王普化不從卽遣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好士築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於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攜擄蒲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臥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卽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興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險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字

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晏安湛樂四方豪傑竝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翼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於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　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舟步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隅遏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於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於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爲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既而直營右數里煙燄勃興疑爲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

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卽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慴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甯。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翦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猶豫不敢卽泝上流。爲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破走之。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溯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竝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常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爲之捍蔽也　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爲所殺　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匏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　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漯港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幷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　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匏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卽命韓政督

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竝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宴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黃蔡葉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竝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驅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淩士卒凡爲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

而遽攻姑蘇若天駟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閒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州。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駟分兵爲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駟自當北路。唐傑爲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士弼攻天駟。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駟子寶不戰退。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溾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駟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堵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皁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軍游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

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舊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廓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遙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成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幷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

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南濠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濱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爲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卻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以大舶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略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達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

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淚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許以寶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十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嗢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

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儻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哺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

元紹曉之反獲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僞將相李素徐義等幷元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達屢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爲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於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剮三參軍蓁於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太祖御戟門降敕褒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甯不欲宴公等爲一日歡中原未平非爲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儈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千萬沃野數千里即未能耕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汪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三參軍輩又迂闊昧大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士誠乃內懷選懦

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略定金陵。爲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卑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僞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爲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痾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雒羣固。全軍併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鑪。必無幸矣。爲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於境上。河西三郡。獻自寶融。新都六城。保於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騏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緣於氣驕。自守之私叢於志滿。急攻晉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及。斯亦魯衞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強。何足數哉。

卷五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十三年十月。時青田

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溫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既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竝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況與我爲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關而遣之。改關名爲明完。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士。如錢鏐故事。事定。卽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卻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溫州士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之。宗道求援於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許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鎭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國珍爲淮南行

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璋。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角。太祖遣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卽至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竝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弔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幷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爲國珍弟國瑛竊據。己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

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爲拒守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與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楨爲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於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無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厩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匹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哺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楨襲明善於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既遁入海島已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

千緡於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於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於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於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以丘楠爲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卽位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舁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略過人眞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於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款於明以資其外衞其效忠於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於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狐牙搖尾荒忽無常無論明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特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閒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兇強士誠富給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

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蓋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於目中。豈眞兵白頭鬚置隴蜀於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誥云。不爲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爲新主資矣。

卷六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爲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於富室羅氏。常與羣兒樵。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壻。媼不悅曰。頭病郎足壻耶。因失鵝而奔於鄰。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羅媼。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殉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甯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

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於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己丑。遂下蒲城。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甯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衞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甯。大兵次城下。亮祖卽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作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甯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卽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幷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

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時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致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維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爲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潛元。元僭良曾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達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　十二月。友定建甯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十。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

功。全賴於汝。廷美拜命出。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酋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永忠吳楨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大兵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大兵螳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兵於水都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抗者不花。左丞鄧佳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等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甯。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當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

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磐軍入秋毫無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鬬氣銳愼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壍山塹壑蓄犀器飽士爲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日夜勒吏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攜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礮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爲計吾爲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賴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與友定出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幷執送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爲誰守殺我胡將軍乂不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併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甯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衞廷美以部將蔡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守會建甯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　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甯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閩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爲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邵延諸山賊。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舶之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崇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爲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閒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略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於忠義。奮臂不顧者耶。然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爲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紐。張駿稱籓。荒酋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卷七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衞

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尙未寧一。兩廣八閩。尙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璟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斂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慴。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南海北海。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爲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　壬戌。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兵。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

毋縱殺掠。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遜甯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眞降。先是嶺海騷動。眞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眞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眞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己也。眞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眞爲參政。遷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屏絕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眞略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　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眞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南嶺盜蜂起。剽掠眞鄉。眞結豪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眞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

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眞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眞爲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眞入朝。賜宴。幷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匹。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逆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偸安。毒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眞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衞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普化及普甯縣達魯花赤閭貫等迎降。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

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閱兩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甯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眞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司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之敗率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丁酉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爲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天祐爲安撫司同知　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隸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

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賚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眷茲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定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剋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鷙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略。秦晉關陝。尚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敝俗也。乃太祖不幷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隩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上將。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卽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是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搗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苗。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況乎南方旣定。

兵力有餘。海表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爲犄角。克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眞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